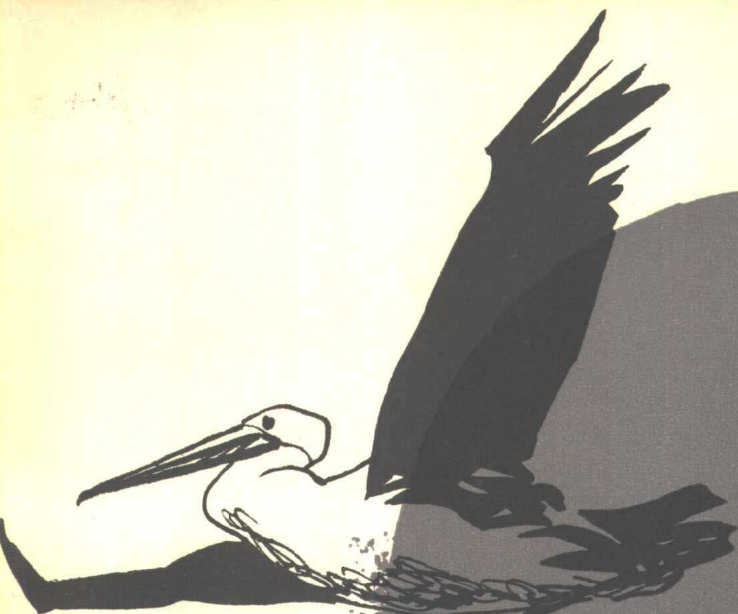




小风雨

柯林·梯勒



小 风 雨

〔澳大利亚〕柯林·梯勒著

喜 雨 亭 译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一 九 七 九 年 · 北 京

Colin Thiele

Storm Boy

据澳大利亚里比出版公司一九七六年版译出

封面、插图：秦 龙

小 风 雨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北 京 朝 内 大 街 166 号)

新 华 书 店 北 京 发 行 所 发 行

六 〇 三 厂 印 刷

字数 19,000 开本 787×1092 毫米 $\frac{1}{32}$ 印张 $1\frac{5}{8}$ 插页 2

1979 年 6 月北京第 1 版 1979 年 6 月湖北第 1 次印刷

印数：00,001—50,000

书号 10019·2795

定价 0.14 元

前 言

一九七八年，有机会访问了澳大利亚。在离开堪培拉时，一位澳大利亚朋友送给我这本书。

在澳大利亚停留的时间不长，但澳大利亚人民待人诚恳、热情的劲儿，真叫人忘不了。

这本书虽然篇幅不大，可是我觉得作者写出了澳大利亚人民勤劳勇敢的性格，这也许就是这本书从一九六三年初版到一九七六年再版了十二次的原因之一吧！

全书的主要人物只有四个：隐士和小风雨父子俩，他们的邻居巧手以及和他们生活在一起的一只鸟儿——普济先生。他们都是活生生的人物，不是用一个模子刻出来的。他们团结友爱，真诚相待，言行一致，没有一点虚伪；他们为了搭救别人，不顾自己的死活。在故事的结尾，救人活命的普济先生反倒被人杀死，这太不公平了，但作者讲出了人们的心里话：“普济先生这样的鸟儿是永远活着的。”勤劳、勇

敢、无私、正直、纯朴、善良的人是永存的。

喜雨亭

一九七八年六月廿八日于北京

有个孩子叫小风雨，他住在库荣和大海中间。从默里河口弯弯曲曲地延伸出一条长长的陆地，上面有沙丘和小树丛，小风雨的家就在这里。在这块又荒凉、又狭长的地方，狂风来了没处躲，荆棘杂草到处生。这里一边是南澳库荣地区的水洼地；另一边是昼夜不停的南海风浪声。人们都叫它九十哩海滩。巨浪从遥远阴冷的地方翻腾出来，冲向海岸，激起了一片银白色的浪花。风浪不分日夜地翻滚吼叫。风起的时候，海滩上沙土飞扬，浪花象海蛇一样在空中狂飞乱舞。

小风雨和他爸爸——汤姆隐士住在一起。他们的家是一间简陋的小棚屋，用木头、小树、砸平了的旧罐头铁皮搭成的。屋里用泥土铺地，有两小块模糊不清的玻璃当窗子，用炉子上的烟筒和铁丝凑合着绑成的屋顶烟囱歪七扭八竖在屋顶上。屋子里冬冷夏热。当暴风雨刮倒了芦苇，尖叫着从屋子外边灌木丛冲过去的时候，整个房子都摇晃起来。不过

小风雨在这儿还是挺高兴的。

隐士是一位安详、孤独的人。几年前，小风雨的妈妈死了，他离开了阿德莱德，隐居海边。人们听说了这回事，都瞧不起他，叫他流浪汉。他们说，把一个孩子带到这么一个人烟稀少的荒野地方，不是件好事。可是，小风雨和他爸爸倒不在乎，他们俩都乐意。

人们很少见到隐士或小风雨。有时候，他们驾着小船到库荣去。驶过默里河口稀奇古怪的汉口，穿过一座座小岛和沿岸的芦苇丛，越过一群群塘鹅、朱鹭、高脚白鹤，最后到了个小镇子，镇名是“古哇”，听起来象水鸟的叫声一样。到了这儿，小风雨的爸爸买了些用盒子盛的和用罐头装的食物、成卷的绳子和钓鱼绳儿、新衬衣和便鞋、点灯用的煤油，还有其他大包小捆的东西，把只小船装得简直象一艘帆船。

街上的人惊奇地瞧着他们，彼此之间就嘀咕开了。有的说：“那就是汤姆，岸边上的那个流浪汉。他从隐居的地方出来散散心。”就这样，慢慢地他们只叫他的外号“隐士”，而他的真名实姓反倒没人记得了。

小风雨得名另有来头。一天，有些出外野营的人穿过灌木丛来到库荣地区最远的海边上。他们把船放到水里，往海里划。一阵黑压压的风暴从西边劈天盖地地压过来，翻滚过袋鼠岛和芝威斯角，经过格拉尼特岛、布拉夫和伊丽奥特港，闪电和暴雨席卷了这些地方。野营的人冒着风雨向沙丘上跑去。突然，有一个人站住了，透过雨和雾的缝儿指着说：“天哪！快瞧！快瞧！”

一个男孩独自一个人慢悠悠地走下海滩，他就象平时那么安闲、愉快，隔不一会儿，他还停下来捡几枚贝壳或是和那凄凉地顶着风雨、收着翅膀、站在潮湿沙地上的莫莉冒克鸟闲谈几句。

这个露营人喊道：“他一定是找不着家了！”“快！把我的东西放到船上，我跑去救他。”可是，当他一转身，孩子已经不见了，哪儿也找不着了。露营的这些人冲出了狂风暴雨，一回到镇上，就立刻报警。

他们喊道：“快呀！有个小孩子在海滩上迷路了。”“快点呀！要不然，咱们就来不及救他了。”可是，古哇的邮政局长在那儿微笑。

他说：“不必担忧，那是隐士的小家伙。他是暴风雨中的孩子。”

从此以后，人人都叫他暴风雨中的孩子——小

风雨。

他们附近唯一的邻居是当地土人——巧手彼勒。彼勒身量瘦长结实，形容枯槁，白白的牙齿，黑黑的满是皱纹的笑脸。他住在距库荣岸边大约有一哩远的一间小棚屋里。

在小风雨认识的人当中，巧手知道的事情比谁都多。当隐士什么也没看见的时候，他就能指出水里的游鱼和天空中的飞鸟在什么地方。根据乌云和海水，他能看出风向和天气。他还能辨认出沙丘和海滩上所有奇奇怪怪的字迹——这些由甲虫、老鼠、袋狸、食蚁兽、螃蟹以及由鸟爪子和神秘地用腹部滑行的东西写出来的许多故事。不久，小风雨学到的东西就足够写一百本书的了。

彼勒的小棚屋里，收集了一堆乱七八糟的东西，其中有铁钩子、金属网、漂来的木头、皮子、铜片儿、船桨、马口铁、绳子、破衬衫，还有一支从枪口装火药的旧式大口径短枪。他有这杆枪自己觉得很得意，因为还可以用它来射击。巧手装上一定数量的火药，往枪筒里踱，然后用个塞子塞住。有一次，他找到一个大玻璃球，干净利落地打穿了一个木头匣子，这不过是为了试试他这杆枪。小风雨只看见过一次巧手

用这杆枪杀生，那就是有一条虎蛇钻出草丛到岸上来，它瞧着很象一条上面带着血红的道道儿的黑玻璃。蛇窜过沙滩，冲着巧手的船过来了，巧手拿起枪，把蛇打了个稀巴烂。

巧手说：“虎蛇，第一号大坏蛋。干掉它！”小风雨老忘不了这事儿。有好几天，他瞧见的棍儿，都慢慢地变成了黑玻璃条儿，接着就溜走了。

开始，隐士怕小风雨丢了。这条海岸延伸九十哩，岸上前前后后的沙丘、灌木、草丛看起来都一样，所以对一个还没有学会仔细观察海滩的孩子，可能游荡几个钟头也找不着回家的标记。于是隐士要找路标。

有一天，在漂到海滩上的东西里面，他看见一块大木头，这块木头是从这儿经过的船上冲下来的，几乎和防波堤的桩子那么厚、那么结实。隐士和巧手慢慢地把木头拉到离棚屋不远的沙丘上。隐士在木头上刻上几道记号，又钉上了一个横条。接着他们刨了一个深坑，把木头竖在坑里，用脚踩实了。

隐士说：“在这儿，你将永远有一个路标，在很远的海滩上，你就能看见它。这样，你也就丢不了啦。”

一年一年地过去了。小风雨学会了很多东西。

所有的生物都是他的朋友——只有那些象玻璃条儿似的往沙地和蓑衣草里钻的长条家伙不包括在内。

在一个草堆下的地洞口，小风雨看见企鹅仙女羞答答地瞧着两个雪白的蛋。两只小鹅孵出壳儿的时候，象两团黑软的绒毛。

小风雨每天都说：“喂！企鹅太太，您的小绒妞儿今天怎么样？”

企鹅仙女不怕小风雨，既不啄他，也不嘘他，稳当当地用尾巴撑着坐在那儿，用柔和的眼光温存地看着他。

有时候，在沙丘背面被风刮成坑坑洼洼的地方，小风雨找到一堆接着一堆的贝壳、石头子儿、老贻贝、弯弯的鸟蛤、壳虫和锋利的贝壳片。

隐士说：“这是土著居民留下的古老贝冢。”

“贝冢是什么？”

“一个野营的地方，人们在这里砸贝壳。”巧手站了很久，看着这些大堆大堆的贝壳，好象想着很久很久以前的事儿。

他有点凄凉地说：“很久以前，黑人有东西吃，有地方住。这儿没有白人。几百年来，只有黑人。”

小风雨瞧着这大堆大堆的贝壳，想象不出这需要多长的时间。在他心里画出了一幅画儿……沿

着库荣，是红红的营火、黑黑的小孩、一首首的歌儿，还有人们把空贝壳扔到堆上卡卡的响声。接着，他联想到他自己：“假如现在还是那个时候，我愿意当一个小黑孩儿。”

他爸爸的声音打断了他的幻想，他跑下海滩，帮助他爸爸挖出一满袋喝茶用的鸟蛤。他们替自己挖够了以后，又装满了好几口袋，准备拿到古哇去，因为那里的渔夫和旅游的人等着买隐士送去的新鲜鱼饵。

小风雨把身子弯下去站成马蹄铁形，象要玩跳背游戏的样子，他的手指头在沙土里摆弄着，咸咸的海水从他鼻子底下流来流去。他喜欢闻海水的味道，也喜欢听海水流过时哗啦啦哗啦啦悦耳的响声。他是非常愉快的。

小风雨最喜欢在隐士称为“大刮”发生以后，顺着海滩散步。那时候，各种各样的宝贝都被海风和海浪给弄到岸上来了。广阔的海滩闪闪发光，享受着回流海水的冲洗。小风雨看到了一大片海里的东西，它们就好象掉在玻璃板上似的——各种各样的海藻和各种颜色的海草、灰白的乌贼、海胆和海星、小小的死海马又僵又硬，还有成打成打的各式各样的贝壳——盔形贝、冠形贝、梭形贝和鸽贝，带紫边

的油螺，带螺纹竖起脊背的骨螺，鹦鹉螺脆弱得象冻僵的泡沫一样。有时候甚至可以看到新的珍贝，它闪烁发光，贝体下边光滑粉红的颜色象上了色儿的美丽瓷器一样。

许多地方，沙地皱巴到一起，成了波纹的样子，象又硬又滑的鱼鳞。小风雨喜欢光着脚板在上面蹭着走，或是用脚趾头站在冰凉的土棱儿上。

小风雨长得聪明伶俐，能吃苦耐劳。一年四季，除了短裤、一件衬衫和一顶瘪了的汤姆·索亚式的旧帽子以外，他不用穿戴什么了。不过，从南极刮过来带冰碴儿的冬季风把他的小脸蛋儿刮得象冰凉的石板儿的时候，他才穿上他爸爸那件长得到了他踝子骨的厚外衣。他把领子翻上来，手慢悠悠地揣在衣服的口袋里，象洞里的企鹅那样舒舒服服地又蹭跹出去了，他在屋里呆不住。狂风鞭子似地抽着他，但他心甘情愿；浪花象带盐的针往他脸上扎，刺得他仿佛挨了个大耳光，但他还是蹬得水哗哗地响。

小风雨，真得说人家是暴风雨中成长起来的孩子。

离隐士和巧手的棚屋相当远的库荣和它周围一大片地方是禁猎区。谁也不许在这里打鸟，不许在

这里放枪，不许猎人在这里下圈子、下网、下钢丝夹子，连狗都不许来。

所以，水面上和岸上到处都是鸟儿拍打翅膀的声音。清早，高大的鸟儿站起来展展翅，向升起的太阳欢呼。到处是洗澡的声音——欢快的溅水声，扑通扑通地扎猛子声和嗖嗖地滑水声。听起来，好象这片水改建成了一座五哩长的浴室，有成千成万忙忙碌碌的人漱着口，流水声汨汨，冒泡声噗噗，全混到一块儿去了。有的鸟儿在水面儿上，有的在水皮儿上，有的在水底下；有几个半身在水上头，半身在水下头，有的刚下水，有的刚从水里爬上来。有些要飞的正在起飞，大扁脚跑过水去，猛烈地拍动着翅膀，用足了劲儿踩水。有的打算落地，慢慢地减低飞行速度，张开脚蹼，准备在着水的时候往前滑。细浪、波涛和溅起来的水点留下的波纹，交叉纵横到处都是。小风雨对这些感到兴奋和惊奇；他常常成天成天地抱着膝盖坐在岸边，用手托着下巴颏儿。有时候，他真希望生下来就是个朱鹭或是塘鹅。

二

不过，有时候小风雨也看到使他伤心的事儿。尽管有种种警告和布告，可是还有人在打鸟。渔猎开放期，射手追逐受伤的鸭子一直追到库荣；有的人晚上偷偷地溜进了禁猎区，天刚亮的时候打完鸟，又偷偷摸摸地溜跑了。来的人到处乱踩，踢鸟窝，打碎鸟蛋。还有些带枪的人，自称“运动爱好者”，当他们找不着什么东西射击的时候，彼此就拿射击白鹭、母红松鸡或老老实实站在岸边的苍鹭打赌。就这样他们拿鸟练打靶。打中了，他们笑着说：“好枪法！”接着，就走开了，扔下死在地上的鸟儿，海风把鸟的羽毛吹得乱成一团。有时候，如果被打中的鸟儿离他们不远，他们就走过去，用脚把鸟踢翻过来，就让鸟儿那么背朝下地躺在地上。

当小风雨跑回去告诉他爸爸这件事儿的时候，隐士气得唠唠叨叨，巧手拍着他那杆装上了火药的大口径短枪说：“我起誓，下次我把枪里装满了盐！如果该死的家伙再来，哼！我用盐打他们的屁股。”

小风雨听了高兴起来。巧手龢龢雪白的牙，向隐士使个眼色，他们两个都不愿意看到小风雨难过。

小风雨沿着海滩、沙丘，或者在禁猎区里散步的时候，鸟儿都不怕他。鸟儿都知道他是好朋友。塘鹅坐成一排，象一些了不起的老人，腆着肚子，嘴里格拉格拉地表示欢迎；母红松鸡婆婆妈妈说个没完没了；朱鹭一上一下地摇晃着弯弯的嘴，把空气都切得一条一条的；还有，当小风雨走过去的时候，蓝鹤肃静端庄地站在那儿，象一尊又高又瘦的塑像。

一天早晨，小风雨发觉什么都乱套了。三、四个年轻人走进了禁猎区，他们找到了几个塘鹅窝——简陋宽敞的窝是用树枝、草叶和象野鸡毛那么长、那么大的塘鹅毛搭成的——这群年轻人杀死了窝里的两个大塘鹅。然后，用靴子把东西踢得到处都是，又是踢又是叫，捡起白白的蛋来随便乱扔，直到全部摔碎为止。最后，这群人嘻嘻哈哈地走了。

小风雨又怕又气地弯着身子往前走。透过草丛，他凄凉地环视着这被毁坏的惨状。正当他想跑回去叫巧手往枪里装盐的时候，他听到微弱的沙沙声和哭声，在原来搭窝用的树枝和草的下面，有三只小塘鹅——还活着。小风雨轻轻地把他们捧起来，急

急忙忙地带着他们回到隐士那里去了。

有两只小塘鹅还比较壮。第三只病得很重，全身青肿，还有伤，自己不能吃喝。喂他的时候，软弱到抬不起头来，小风雨或是隐士一松开手，他的头又扑唧一下耷拉在地上了。

隐士说：“我看他活不了啦，他太小，病得又重。”

甚至连巧手都摇头了。“混蛋的坏家伙杀死了大塘鹅，也不替现在还活下来的小塘鹅想想。”

小风雨拚命地说：“他一定死不了，一定！一定！”他用隐士的围巾把这受伤的小鸟包起来，放在炉边。整天整天地瞧着躺在那儿的小鸟。有时候，小鸟软弱无力地动一动或是张开小嘴，可是叫不出声。隔不会儿，小风雨就从隐士给他买的那瓶鱼肝油里，滴一滴到小鸟的嗓子眼儿里。

天晚了，小风雨还是一个钟头接着一个钟头地看着有病的小鸟，一直到隐士非叫他上床睡觉不可。可是小风雨睡不着，一夜不知道从床上溜下来多少回，踮着脚轻轻地走到炉边，看看小塘鹅够不够暖和。

整整三天，小塘鹅才能坐起来吃食。那时候，他的两个哥哥老是饿得张着嘴。当然了，他们还太小，